



國語第六

齊語

韋昭解

桓公自莒反于齊

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大其政

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大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逆子糾于莒嚴公伐齊內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使鮑叔為宰鮑叔齊大夫姬姓之後鮑敬辭曰臣

君之庸臣也

庸凡庸也

君加惠於臣使不練餒則是君之

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

者則管夷吾

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

臣之所不若

夷吾者玉寬惠柔民弗若也

寬則得眾惠則足

治國

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本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

制禮義可瀆於四方弗若也執抱鼓大於匭門使百

姓加勇焉弗若也匭門大牲為門若加益也桓公曰夫管夷

吾疾寡人中鈞是且濱於死二君皆云濱近也管仲

疾桓公中鈞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糾也君若病而反

之夫猶是也宥效也猶是言為桓公曰若何若何得

鮑子對曰請諸魯是皆桓公使鮑叔齊魯殺桓公曰

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夫知吾將用

之必不子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

君有采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且戮於群臣故請之則

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且問施伯

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

之才也才冠天下所在之國則必得忠於天下今彼在齊

則必長為魯國莫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且

其厥授之授子齊使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

親且為戮欲得生自戮之且若不生得且戮於群臣

猶未得請也猶未得請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且予

齊使齊使受而且還比至三疊三浴之且香塗身日

桓公親迎之郊近郊也而與之坐問焉與坐曰

替齊先君襄公築臺且為高伏居高臺田狩畢田

田獵

也符圍守而取禽也畢掩不聽國政卑聖傅士而唯

女是崇也崇高九妃六嬪唐尚書云九妃三國之女

必梁肉衣必文繡或士煉饑或車待游車之裂或士

待陳妾之餘戲戲車裂戰也優笑在肯賢材在後

是官國家奈日引引申不月長長益恐宗廟

之禾掃除社稷之禾血食設問為此若何也管子

對曰管吾先王昭王穆王世瀆文武遠績巨成名周

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瀆

文武之常典也合群安比校民之有道者老也比比

劣也校考合也調考其設象巨為民紀設象設象

德行道觀而與賢者觀象設象巨為民紀設象設象

民觀焉校日而歛之所巨為民綱紀也式權巨相

用民使均巧相懸也比綴巨度連其夫家也度瀆也

博本肇末博等也肇正也勸之巨賞賜糾之巨

刑罰也糾收班序顛毛巨為民紀班次也序顛也

子對曰管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任其鄙

也國郊巨內也伍五也高郊巨外也調三分國都巨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就官府農就田野所巨成其事

也陵為之終葬也而慎用其六柄焉殺貧富貴賤也

也殺貧富貴賤也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

四民謂士農工商也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唯亂兒易也公曰處

士燧工商若何管子對曰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間

瑛士講學道執者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

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萃集也間瑛則父與父

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也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士之子恆為士令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者言

言各有所安謂以辨其功苦也權節其用權

也視其弓沈之均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美語惡

也且算其事施於四者施其物用也且飭其子弟飭

也相語且事相示且巧相陳且功陳大示也功成功

也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

子恆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者四者所用

也而監其鄉之欺監視也欺財也且知其市之賈負

任任荷也且周四者周徧也且其所無市賤焉賢

也且莫其事於此且飭其子弟相語且利相示

也且莫其事於此且飭其子弟相語且利相示

也且莫其事於此且飭其子弟相語且利相示

目賴賴也相陳目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

處察其四眚四眚對執權節其用耒耜柳芟權節其用耒耜柳芟權芎也

及窺擊原除田器用大小倨句之宜也柳佛也所及窺擊原除田調

及耕浚耕而疾季寒大寒之眚目待眚耕眚耕謂入及耕浚耕而疾

及耕浚耕而疾也陳枯州也目待眚雨疾速也及耕浚耕而疾

及耕浚耕而疾也目待眚雨也及耕浚耕而疾

及耕浚耕而疾也目待眚雨也及耕浚耕而疾

及耕浚耕而疾也目待眚雨也及耕浚耕而疾

及耕浚耕而疾也目待眚雨也及耕浚耕而疾

及耕浚耕而疾也目待眚雨也及耕浚耕而疾

及耕浚耕而疾也目待眚雨也及耕浚耕而疾

及耕浚耕而疾也目待眚雨也及耕浚耕而疾

及耕浚耕而疾也目待眚雨也及耕浚耕而疾

及耕浚耕而疾也目待眚雨也及耕浚耕而疾

及耕浚耕而疾也目待眚雨也及耕浚耕而疾

及耕浚耕而疾也目待眚雨也及耕浚耕而疾

及耕浚耕而疾也目待眚雨也及耕浚耕而疾

為三甸農野處而不懼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伍是也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

中甸公國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

又甸也五鄉為少參國起家臣為三官參二也案界也分臣

大三宰三宰三鄉也工大三族族屬也晉趙盾為族

鄉六族市大三鄉市大三鄉市商也商處澤大三虞虞之官虞

度也量度知川澤之山大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

桓公曰吾欲越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管子對

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

之伯王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遂滋民與無財也

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

濼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

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

正率伍修中周禮五人為伍百人為率今管子

大國大將正率伍修中大呂五人為伍而呂二百人為率則

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自速得忠矣君

若欲速得忠於天下諸侯則事可自隱令可自寄政

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內政國政也桓公曰為之若何

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

長十軌為里里有司為大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

也

為鄉鄉有良人焉

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

良人為甸令

為甸王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

伍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

也寄政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戒里有司帥之

小戒

也此有司之所察故曰小戒詩云小戒伐收

古者或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

連故二百人為率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

旅鄉有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

帥之五鄉每一軍為五鄉也鄉帥鄉也萬人為軍三

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有甸

振旅昔田曰振振整也旅無也周禮曰振旅治

旅遂曰猶田也是故率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

既成令勿使遷延

遷延猶

伍之人祭祀同福外喪同

恤也禍災及之人與人相暱家與家相暱也

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且示於書戰日相視

足且相識其歡欣足且相以致以居同樂行同讎

以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之士也三萬

人且方行於天下橫也且誅無道且屏周室審也天

下六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朔鄉長復事

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

於父母聽慧質仁慧解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

於父母聽慧質仁慧解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

於父母聽慧質仁慧解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



告有而不且告謂之蔽明其辜且有司已於事而峻

峻邊也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

伏也出於恐者經本曰股肱臂也大勇有則且告有而不

且告謂之蔽賢其辜且有司已於事而峻桓公又問

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

躁淫暴柔用上令者上君也有則且告有而不且告謂

之下比比阿也其辜且有司已於事而峻是故鄉長退

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為桓公令官

長期而書伐官長長官也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也且選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曰有人居我官有功

休德休美也惟慎惟慎也端慤端慤也且待肯使民且勸綏勸綏也謂言待肯

進言也是官補官之不善謂言者桓公召而與之

證言相其贊相視也定且比成事比輔也且足且輔誠

可大而授之言可且大為大設之且國家之患而不

歿患難也且國家之患而不設之且國家之患而不

所能而無大厲問其鄉本其行升且為上卿之贊贊

也謂之三選三選謂鄉長所進官國子高子退而修

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

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

不善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且齒長朝

不越敵

賢不肖之敵不相越也

罷士無伍

罷病也無行已罷無伍無與為伍也周禮

大司寇曰罷民

罷女無家

夫稱家也

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

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

如為善於家

本其事

是故士尊設言一朝之便皆有

終歲之計算設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

伍鄙若何

管子其上言參其國而伍其邑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邑之事

管子對曰相

地而哀征則民不移

相視也哀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也哀差征賦之輕重也

移也征不旅舊則民不偷

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

與不苟且也孔子曰山澤各致其言則民不苟

衡虞

衡虞

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陸阜陵墟井田疇均則民不憾

高弓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墟溝上之道也八夫為井井間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弓也憾懼也

無斂民肯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

略斂也遂長也桓

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

有司

制野邑之政也此邑與郊內之政異也

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

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寰寰有寰帥十寰為屬屬有

大夫五屬故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

五屬四十大

大夫

五正也

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

正五正也聽大

夫之牧政聽寰

牧五屬大夫也

下政聽鄉

下政縣帥也聽鄉帥

治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滄急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之

治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謹則政不  
治也治理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  
 嬰聞於鄉里者有則自告有不自告謂之蔽明其  
 皇五有司已於事而按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  
 擊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自告有不自告  
 謂之蔽賢其皇五有司已於事而按桓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  
 暴不用上令者有則自告有不自告謂之下比其  
 皇五有司已於事而按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

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  
 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義可得而舉也匹夫有未義  
 可得而誅也政既成自守則固自征則彊

桓公曰各欲從事於諸侯其可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各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

於將為已害也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各疆場而反  
難曰遠征也

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正其對疆無受其欺積  
為對也

而重為之皮幣自驟驟視也悅於諸侯悅視也自安  
於財也

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州十人齊

雅曰齊奉之巨車馬衣裘多其飲幣使周游於四方  
曰營州

國語卷六  
齊語  
九  
宣統書堂

目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玩弄而好也鬻賣也目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觀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奢儉上下君臣桓公問曰

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而為之若何中也

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中矣謂輕其過使中矣

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臯贖自犀中

一戟重臯以刑也犀犀皮也可用輕臯贖自鞮盾一

小臯調自金分五刑者曰金

宿問臯疑者也書曰五刑罰之

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目束矢

索訟者索求也

索訟者索求也

索訟者索求也

索訟者索求也

索訟者索求也

索訟者索求也

索訟者索求也

索訟者索求也

索訟者索求也

索訟者索求也

索訟者索求也

玩好

人所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使海於有酸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  
北伐何主管子對曰曰葵為主葵今與反其侵地柴

夫吠狗葵之二邑使海於有酸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

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對疆地南至弓鮪陰鮪陰地名齊南

也界至弓濟北至弓河東至弓紀鄆紀故紀侯之國

入於有車車八百乘賈侍中云謂一國之賦八百乘

齊者昭謂此周制耳齊魯五十人為小或車八百乘有四人

其副貳倍之管仲制齊為三軍軍萬人下又曰君有是

蓬亂者而先征之即仗數季東南多有蓬亂者萊莒

徐夷吳越萊今東萊莒琅琊縣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濟度也汝水名方

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或其病莫故伐之制令支斬

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或之與也制擊也斬伐也令海

濱諸侯莫不來服海濱海與諸侯飾牲為載呂約誓

弓上下度神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與諸侯戮力同

心戮并也圖征攘白翟之地攘卻也白翟至弓圖河

白翟翟并自設汴築桴濟河汴併也編木曰汴至弓石

抗石抗晉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曼大行

山名拘曼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

谷故縣釣其車偪束其馬而日度也

圖各第下 齊各 上 六之淨書堂

吳流沙之國吳南城周城王城也周襄王庚弟子帶作

桓公使仲孫秋徵諸侯周反而城之事在魯僖十三年

之賈侍中大路龍旂桓公於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

為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天子即仇謂之踐此

按內傳宰孔於葵丘致唐繆賈也獄濱諸侯莫不

來服常獄也而大朝諸侯於陽穀魯僖二季會在

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屬大會也戎車之會謂魯莊十

十六季會于淮也乘車之會在僖二季會于陽穀五

會于葵丘止九季諸侯中不解纍纍所曰纍不解駢

所引張無弓服無矢無者無其用也隱武事行

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謂皆止之會會王葵丘之會

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天子周襄王也宰孔曰余

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事祭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且

復曰伯舅無下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

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客宰曰天威

不遠顏咫尺遠也顏眉目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

曰爾無下操受恐隕越于下目為天子羞隕墜也

遂下操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衣旂唐尚

大路玉璽非也賈侍中云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調金  
路鈎樊九就龍旂九旒也渠門大旗名太旂新大旂  
也昭謂龍旂畫交龍於繆也正幅為繆旁屬為旒鈎  
婁領之鈎樊馬大帶繆當肉削革為之皆曰五采  
所建曰為鈎門若今牙門也諸侯稱順焉言下揀順

桓公意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

父莊公之弟莒仲也通于哀姜哀姜欲去之莊公夢

二君殺以國無享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

叔仲也存之謂大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自對之邢

姓周公之後也夷儀邢邑也翟人攻邢男女不淫

馬選貝淫見淫略翟人攻衛衛人出廬弓替廬寄也

衛殺懿公遂入衛衛人出廬弓是為戴公在魯魯閔一季

桓公城楚丘自對之楚丘衛地桓公遷其國而其畜

枝而無畜畜六畜也枝謂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

在開非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

之為已動也動謂救患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

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幣也禮禮

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自為幣罷罷不任用也縷縷

為縷縷縷縷也鹿皮四

不枚諸侯之使來縷而入縷縷縷也縷縷縷也相載而歸

而歸也故拘之自利結之自信示之自武故天下小

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

國語卷之六 齊語 三

仁泉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與也故又大

施忠焉施其忠信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

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稍寬焉譚謂諸侯也桓公奔莒

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遂入通齊國之

與鹽亏東萊言通者則先皆禁之使關市幾而不征

幾幾異服識異言也征稅也取與鹽曰為諸侯利諸

侯稱廣焉廣也築葵茲晏負與四者皆所領金止

按曰禦戰翟之地所曰禁暴於諸侯也禁暴禁其暴

築五鹿中牟益與牡工四塞諸夏曰衛諸曩之地蔽

也并所曰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車也定也隱五刃也隱

臧也三車申肅者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車

革申盾鼓非也疾事息則禮樂興焉得廢鼓也朝

服曰濟河而無怵惕焉吉行度河文事勝矣勝舉也是

故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竊戚隰朋賓

得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大玉子皆齊卿大夫也隰

之子成

子也

國語卷之六 齊語 三



國語第六終

國語第七

晉語一

韋昭解

武公伐翼殺哀侯

武公因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

叔為因沃伯因沃盛彊昭侯初昭侯分國曰對叔殺昭侯而內桓叔不亨晉人太昭侯之子季嚴伯殺昭侯翼人太其弟鄂侯太昭侯之子季嚴伯殺昭侯

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嚴十

六季王使虢公命武公曰一軍為晉侯遂為晉祖止

欒荻子曰苟無以桓叔為因沃伯荻子之父欒賓傳

之故止荻子吾曰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

政於上卿執政命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君

服勤致也如也父生之師教之君會之會謂非父不生

非會宋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族類也一事之

如唯其所在則致外焉在君父為君君父在師為師報生自外報

賜自方人之道也謂家臣也臣設自私利廢人之

道私利謂不君何自訓矣無已教也且君知成之也

未知其待於因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以其君

不然而待君於為武也趙君而貳君焉用之貳二遂鬪而外

獻公卜伐驪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驪戰

姓也桑曰驪邑漢高帝趙豐山者也其君男為獻姬

民於驪邑變曰新豐在京兆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

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此挾呂銜骨齒牙

為獨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曰骨刺人也獨弄也齒

骨在口中齒牙弄之曰象詭口之為害也或憂交粹有

也禮卜卜師能龜大夫占色史占墨也二畫外象或內象諸憂憂謂晉也

故云晉勝或且懼有口齒牙銜骨憊民國移心焉

憊離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設與之

對曰苟可且憊其人也必日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

胡何也逞快也壅防也甘言入耳心公不聽遂伐驪

且為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

或斥之斥勝也獲驪姬且歸有寵大且為夫人驪姬驪

也女公歛大夫酒令司正實嚴與史蘇司正正賓主之

曰歛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戰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

卒戲率盡也再擗稽首曰此有之臣不設蔽蔽此之紀

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有二臯焉何巨事君二臯蔽也失官

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蔽也失官則曰君大

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

之為膠膠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也何敢憚罰

也憚難也飲酒出叟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或必有女或

也也女殺言其禍猶殺也若晉巨男或勝或而或大必巨女或勝

晉其若之何里言曰何如夫里言晉大叟蘇曰晉曼樂

伐有施有施人巨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后臯之孫

也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妹喜有寵於是夸與伊尹比而

以憂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比比功也殷辛伐

有蘇有蘇氏巨姐已女焉殷辛湯三十一世帝乙之國

姐已其姐已有寵於是夸與膠鬲比而以殷賢臣也

自殷適周佐武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巨褒姐女焉

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涅也褒如姓之國幽王褒姐

有寵生伯服伯服王也於是夸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

也石甫諱諂巧佞之人遂太子空咎空咎申后之而大

伯服太子出奔甲申姜姓之國申人繒人召鬲或巨

伐周周於是夸國繒姓禹後也繒及鬲或系與申

伯服宋之於申申人弗予遂伐之故今晉寡德而安

申繒召鬲或巨伐周殺幽王於戲

俘女日甸獲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火可乎季末

季王桀紂幽王也且其此云挾日衛骨齒牙為獨我下伐驪

龜隄離枝日應我也其往今告龜辭往不吉夫若其賊

之此也非吾宅也居也非吾國所安也宅離則有之

國分不跨其國可謂挾兮有晉國可謂內外挾兮不

得其君能銜骨兮言驪姬不得忠於其君若踏其國

而得其君雖逢齒牙日獨其中其誰云弗赴若踏其國

而何縱政者不可日不戒也無日矣鄭偃曰夫三季

王之也空其感亂取也皆其空也言民之主也繼

惑不歿惑不也為病也肆侈不違極也極其汰

患而行也流放無所不歿無一處不是日及也而不獲

追鑑鑑鏡也言不得復追鏡今晉國之劣偏侯也劣

也偏偏方也乃旬內偏方其土又小小小於大國在

側大國謂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專擅大家鄰國將師

保之大家上卿也師保多而驟大系其集也集至也

雖驟大系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且夫挾小

之門謂是旨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多則三五君且夫挾小

變也可日小戕而不能喪國喪在內為我猶傷也

人不足日當之者戕焉當當值也值骨於晉何害無大

亡國也當當之者戕焉當當值也值骨於晉何害無大

國語卷之七 晉語一 三

雖謂之挾而獨目齒牙口弗堪也堪猶勝也言骨在口而獨目齒牙口

不能勝也論其與幾何言不晉國懼則具矣凶猶未

也商之衰也哀謂帝其銘有之刻器曰銘謂曰嗶嗶

之德不足就也就不足歸就也不可曰矜而祇取

焉也祇適也嗶嗶之食不足狃也狃貪也不能為膏

而祇離咎也膏肥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

聚者聚財非謀不卒卒盡也三月一皆非有謀謀

非人不免難非得人照不能自免非禮不終季非有禮

不能終十季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虞云十季而非義

不盡齒齒季靈玉滅陳蔡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季不盡楚

不及世世享晉惠公夷吾是也非天不離數離歷

有天命右助不能謀數長久若齊桓晉文今不據其

安不可謂能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行之呂

齒牙不可謂得人行齒牙之獨呂害人慶國而向已

不可謂禮慶國向已不可謂害群公子也呂不度而迂來不

可謂義迂邪也不可謂得其義之本而呂不度而迂來不

可謂德賈市也不可謂有德也少族而多敵不可謂

天怨也不可謂有德也德義不行禮義不則無德

為失謀少族多敵故天不贊贊助也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也

也隸今之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沃美也將弗言饗為

人而已饗食也士為曰戒草如豫豫而後給為

豫大夫劉累之後隰叔之子子輿也夫子戒也鄭

戒也其言也申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蘇鄭偃也既驪姬不

言不能晉正於秦五大而後弓正者謂秦所輔正大

也謂曰侯內惠公文公殺呂卻之屬也五

獻公伐驪或亨之滅驪子驪子驪或之君本魯男獲

驪姬曰歸大曰為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女子同

則言妹也生為姊於男驪姬請使申生處因沃曰速縣申生獻

蔡君也獻公娶于賈無子及于齊姜生申生因沃

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虞御史云速疾也縣緼也

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重耳夷吾申生異母弟蒲奚

齊處絳晉皆都曰傲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於

亂本生矣曰君曰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

日晉日也疾疾也晉者之伐也起百姓曰為百姓也晉

其君也至深也謂古明王也為百姓是曰民能欣之欣欣也故莫不盡忠

極勞自致外今君起百姓曰自對也對也民外不得

其利不得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

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疆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

國語

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官能有常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伐木不自

其本必復生寔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基始必復亂也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

子又縱其欲子忽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也好美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彼

得其情曰厚其欲也厚益必縱其惡心必敗國且凌亂亂凌亂亂凌也必自女或凌亂亂凌也三代皆焚驪姬果作難殺大

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謂重耳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

本謂  
史蘇

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公將黜大子申生黜廢而

大奚齊里言不鄭荀息相見里言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自役事不

聞違命竭盡也君大臣必何貳之有君大臣則必也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必其義不阿其惑也阿隨惑

則設民民設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

君曰治義也上下義義曰生利利曰豐民有義則利若

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大子里言曰我不後雖不識義夫不阿惑吾其靜也靜也也三大夫乃剛

喪乎武公喪祭也武公壽公稱朕不與使奚齊汰

事泚臨也稱疾不祭而使奚猛足乃言於天子曰足

臣也伯氏不出奚齊在廟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天子曰

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大夫羊舌職之父也曰事君曰敬事父曰

孝受命不遷為敬遷延也敬順所安為孝敬順所安棄

命不敬言公命我守因沃佗令不孝作令謂擅發又

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怨而嘉其況有不忠焉間難也

廢人且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猶

也謹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相之氛田獵也翟相國名氛禘歸復不

寐欲伐翟相也卻叔虎朝公語之語曰寢不寐也卻叔

也卻叔對曰牀第之不安邪第第簪也曰驪姬之不存側邪

公辭焉出遇士為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相也君意

也也夫翟相之君好專利而不知也也其臣競謂曰來

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謂曰來其退者距違

也其退者距違其君也其君也其上貪且忍忍忍為其下偷且奔偷且奔

也也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且繼其回回邪也民各有心

無所據依據仗也且是處國不火難兮君若伐之可乎

也也吾不三言子必言之不三言讓士為且告公說乃伐翟

也也



相卻叔虎將蔡城也蔡升其赴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

政猶職也役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且

事君無謀又取無功也被羽先升遂言之於羽鳥羽繫

事將負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非也施其名驪姬問焉曰

吾欲作大事大事廢適也而難三公子之赴如何三公

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處定也極至也

夫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鮮寡也

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任而違驪姬

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難謂欲殺三優施曰必必申

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小心多思忌精而大忠重

又及不忍人不忍於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憤也

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忍能辱之

近行辱謂彼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遷移也優施曰知

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若不知辱夫必不知固

秉常矣固執常謀因卑曰太公之今子內固而外寵

且善善不真不信不見信也若外單善

而內辱之無不遷矣單盡也外盡善意待大子而內

且吾聞之其精必愚精銳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

雖欲無遷其得之否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賂遺也二五獻公嬖大曰夫

因沃君之宗也宗本宗也因沃桓叔之對先公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疆境也二屈屈有南北今河不可自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威也疆場無主則啓戰心

啓開也開或侵盜之心晉南有陸渾戰之生心民慢

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因沃而二公子主蒲與

屈乃可自威民而懼戰且旌君伐旌章也使俱曰翟

之廣算於晉為都使俱者使二五同聲也廣算北翟

也晉之啓土不夾安焉啓土辟公說乃城因沃大子

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齊處

焉驪姬既遠大子乃生之言言也大子由是得舉

十六季公作二匍獻公十六季魯閔之元季魯嚴十

至此初作二公將上匍大子將下匍匍為晉侯臣伐霍霍周文

也武師未出士為言於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貳

也貳副蔡臣侯享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也

也是少之也外也將諫臣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大

子君之貳也而帥下匍無乃不可兮公曰下匍上匍

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夾可兮士為對曰下

不可兮貳上猶足不可自貳手也手公曰何故對曰

貳若體焉體四上下少又自相心目相助用而不倦

身之利也體勞也有貳故不勞四上貳代舉上手代

下貳代履下足履周旋變動自役心目役為故能治

事巨制百物制裁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攝持周旋不

變自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為物用與百

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少又闕必補之也闕缺也又部成

而不知是巨寡也不知敵不若巨下貳上闕而不變

賊弗能補也變更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

也聲章過數則有變有變則敵入變隙也軍瀆進退

肉隙敵見敵入而凶枝賊不暇誰能退敵凶猶凶凶

也御敵之如忠國之慕也可巨陵小難巨征大巨下軍

巨征大國也巨征大國也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

子之慕也對曰夫天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夫

危矣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

害輕其所任謂輕大子之任不士為出語人曰大子

不得大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慕其危

君有異心又焉得大行之言也將巨害之害之若

其不言其因巨臯之雖言與不無所避臯與其動而

不入不如逃之不入不入君得其欲大子遠矣且

有令名為吳大伯不夫可兮得其欲得大吳齊也大

武王追對曰吳伯讓季歷遠適吳越後伯故曰吳大伯大子聞之曰子與之為我謀忠矣與

國語卷一

士為賦各聞之為人子者患不越不患無名不越不

也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

越越為戰越又何來焉焉能及吳大伯兮天子遂行豈

霍而反讒言彌興彌興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汰謂公

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彊也甚實惠而慈於民慈

也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

無乃臣國故而行彊於君臣國故而君未終

命而不漫漫也君其若之何益殺我無旨一妄亂百

姓益何也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兮惠於其父驪

姬曰妾夫懼矣各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

同為仁者忘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

姓利也故長民者無親無親也眾曰為親苟眾利而有

姓辭豈能憚君豈憚君也巨眾故不設忘親眾況厚之

况况也眾曰眾故殺君眾故殺君也彼將惡始而美終巨晚益者

也美也眾曰眾故殺君眾故殺君也彼將惡始而美終巨晚益者

厚利眾眾孰沮之孰沮之也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公之苟

交利而得寵忠行而眾說交俱欲其甚矣孰惑焉

欲欲也大子也誰雖欲忘君惑不釋也釋也今夫巨君

為紂若紂有員子而先喪紂員子也紂之惡紂之

必必也紂國用計言之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也紂

不如先自殺之不如先自殺之也

斷曰黃鈞之从也無以假手於武王假簡也而其世

不廢祀至云今吾豈知紂之讒不哉無知之者故君

欲勿恤其可乎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

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益老而授之政稱老臣也

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奈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

自桓叔以來孰能忘親桓叔也桓叔曾祖也桓叔成

威是曰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可勝

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之怨能盡於我武公滅

族也桓嚴之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且與

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慕吾將圖之驪姬曰

皋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皋落東山翟使無日

田野無日不有翟故君之倉粟固不實又恐剗對

疆君益使之伐翟君觀其果於眾也與眾之信輯睦

焉果果於用師若不能勝翟雖濟其臯可也濟度也

若勝翟則善用眾矣亦必益廣所求益乃可厚圖也

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傲倉粟盈四鄰服對

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

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皋落氏也衣之偏袞之衣

佩之金玦玦在中又異故曰偏僕人贊聞之曰夫

佩之金玦玦如環而缺呂金為之僕人贊聞之曰夫

子始哉

替天子儀也始危也

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

不立

奇異也不立不得大也

使之出征先且觀之

觀其用也

故告

之且離心而示之

且堅忍之權

離心也 且分也

也傳曰金

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

之也

害其身必外危之

外危之使

危自中起難哉

且是末也狂夫阻之末也

狂夫為相氏之士也阻古

周禮方相氏黃金四日卒衣

其言曰盡敵而反

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

中君子曰知微

知微謂僕人贊也

十七季寒公使天子伐東山

獻公十七季

里喜諫曰

臣聞暴落氏將戰

言其不服將

君其釋申生也

釋舍

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

非故也

君行天子居且監國也

則守君行天子起且撫軍也

撫循朝土 今君居天子

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太太子

之道三身鈞且奉

身鈞德同也

奉同且悉

決之且卜筮

悉疑也

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

且此觀之

言吾使之征伐也

公不說里喜退見天子大

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喜曰孺子懼弓衣躬

孺少也

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

偏半也

夫為人子者懼不孝

半且授天子又令握金玦金玦夫為不為薄矣

不懼不得

賈唐云不得君心也昭謂不得

不孝無懼

且吾聞之敬賢於請敬愈於請求也孺子

勉之兮

勉為君子曰謹處父子之間矣

子遂行狐突御或先多為又

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

先多晉大夫先丹

衣偏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多曰

君與我此何也先多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

孺子勉之

也中分中分君之半狐突歎曰曰君純德

曰君純純德

而玦之曰金玦者鑿其美胡可恃也

決也玦猶漏也也雖勉之敵其可妻兮先多曰

衣躬之偏握矣之嬰

嬰握矣之嬰安金玦之執也金為為

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隱茲嬰遠矣

隱惡也

半君無惡意也握矣之親巨無災又何患焉至兮稷

桑落翟地翟人出逆

逆距申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

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始

好艾當為外聲相侶誤也

始始危也適子始社稷危

好內多嬖妾也嬖專

則社稷危也

若惠於父而遠於父為順父心而遠於

狐突欲行曰惠於眾而利社稷其可曰圖之兮

惠於眾

不爭故利社稷況其危身於翟曰起讒於內也申生

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

非歡惡申欲測吾心也

度是以賜我奇服而告我權

權奇服偏餐又有曰言焉

也

申生將公又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謂在中矣君故

生心有甘言非本也雖蝎謂焉避之不若戰也

益起狐突杜門不出難也君子曰詭深謀

以猶有令名焉有蒸果戰敗翟必稷桑而反讒言

益起狐突杜門不出難也君子曰詭深謀

國語第七續

國語第八

寶詔二

韋昭解

反自稷桑處五季自也也越伐東山戰於稷桑而

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也愈益也曰吾固告

君曰得也往弗利焉能勝翟也愈益也曰吾固告

矜翟之善其忠益廣也詭狐突不順故不出狐

又失言於眾矣雖欲有也退眾將資焉失言許眾

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也申未有自致皇焉驪姬

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也申未有自致皇焉驪姬

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也申未有自致皇焉驪姬

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也申未有自致皇焉驪姬



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太奚齊矣吾難里言

柰何優施曰吾來里言一日而已來謂轉里言之心使來也

其間言也子為我具特羊之饗特一也凡牲一為特二為牢吾言

之歛酒我優也言無郵也郵過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

歛里言酒中歛優施起舞謂里言妻曰主孟啗我夫

之妻稱上進夫稱也孟里我教茲暇豫事君茲此此

暇間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各讀如鳥各

之兒言里言欲為問樂事君之道反人皆集於死已

獨集於枯集止也死茂木兒已里言也喻里言笑曰

何謂死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

謂死兮其母既以其子又有諷可不謂枯兮枯且有

傷無母諭枯有諷優施出里言辟奠祭養而寢辟大

會也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兮伯有所聞之兮

而女也曰嬖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太奚齊謀既成

矣成定里言曰吾秉君曰殺太子吾不忍秉報也報

大子不忍不忍通復故交吾不設交與大中大其免兮優

施曰免中大不向君曰而里言見丕鄭夜半召優施

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太奚

齊丕鄭曰子謂何謂優施曰吾對曰中大丕鄭曰信

也信信者逆優施曰不如曰不信曰疏之日不信者逆優施曰

也失言也國語卷八 晉語二 莊 安肅書堂

則驪姬意疎 固固持也 驪姬之固 不設必也 持大子也 驪姬之固 大固天子曰攜之

多為之故曰變其忠 忠少疏乃可問也 故謂多作 可易其忠 忠少疏乃可問也 故謂多作 今子曰中大況固其謀 況言彼有

成矣難曰得間里言曰往言不可及 及追且人中心 唯無息之何可敗也 言驪姬唯無息憚之心 子將何

如至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 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 里言曰殺君曰為廉 賈侍中

利也曰大子故殺君曰自利 唐尚書云為大子殺奚 齊不有其國曰為廉也 昭謂是告大子未嬰獻公在

因驕曰制人家各不設 制裁也 自大其廉而有驕人 之心因驕曰裁判人之父子

設為也 不設不 曰橈忠曰趙君為廢人曰自利也 橈屈也 人謂甲

也利方曰來成人各不能 方道也 利得道曰來成 將

伏也 伏隱 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難殺申生 譜

驪姬曰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 歸福齊姜申生母 申生許諾乃祭 亏因沃歸福 絳

歸福 齊姜申生母 申生許諾乃祭 亏因沃歸福 絳

公曰驪姬受福乃實鳩焉 實置也 鳩置

亏肉 墓也 烏 公至召申生獻 獻獻 公祭之地地墳 將祭

臣酒大斂 小臣官名掌陰 公命殺杜原款 原款申生之傳 申

生奔新城 新城因沃也 新 杜原款將以使小臣圍告

示有先也 墳也 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因犬斂 斂小

臣酒大斂 小臣官名掌陰 公命殺杜原款 原款申生之傳 申

生奔新城 新城因沃也 新 杜原款將以使小臣圍告

于申生小臣大子小臣名圍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

也敏達不能教導自至于以不能淺知君之心度度尺

囊寵來廣土而竄伏焉囊寵令大子棄伏也求小心

狗介不設行也狗者守分有所不為也言雖知當與

行是言至而無所訟之言也故陷於大難乃逮于

讒逮及然款也不設恚以唯與讒人均是惡也讒人

均同否聞君子不公情不反讒反讒自中理也言

行身以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以不遷情彊也遷易

守情說父孝也殺身自成志仁也以不忘君教也何

遺言屬孤孺子勉之以必遺恚以民之怨不大可夸

申生許諾以民之怨為人謂申生曰非子之臯何不

公夸申生曰不可公而臯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釋

也歸於君惡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各誰鄉而入笑諸

也歸於君惡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各誰鄉而入笑諸

也歸於君惡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各誰鄉而入笑諸

也歸於君惡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各誰鄉而入笑諸

也歸於君惡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各誰鄉而入笑諸

也歸於君惡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各誰鄉而入笑諸

也歸於君惡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各誰鄉而入笑諸

也歸於君惡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各誰鄉而入笑諸

也歸於君惡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各誰鄉而入笑諸

也歸於君惡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各誰鄉而入笑諸

也歸於君惡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各誰鄉而入笑諸

難曰長生驪姬復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雉經頭

也從將死乃使猛定言於狐突曰申生有臯不聽伯氏

旨至亏以猛定申生臣伯氏狐突字也申生不設悉

其以雖廢各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柰各君何

伯氏苟出而圖各君圖為之申生受賜旨至亏以雖

公何悔是旨諡為殺君諡灋既過能改曰蒸驪姬既

殺大子申生又譜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菽君之

事言與知其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翟奄楚調

伯楚寺人披之字於文公令賈驁刺夷吾夷吾逃于

梁賈驁晉大夫梁嬴姓之國伯戲也唐尚書云晉滅

盡逐群公子群公子獻公之庶子及先君之子九人乃大奚

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二十二季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下適齊楚獻公二

耳魯信五季也公使寺人披伐蒲城重狐偃曰無下焉

目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道遠難通通至望大難走

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曰走望望其若目

偃之慮其翟兮翟可之夫翟近晉而不通不與晉愚陋

而多怨多怨於忝之易達不通可曰竄惡竄惡多怨

可曰菽息今若休息然翟曰觀晉國且目監諸侯之

國語卷八

晉語二

為其無業成監視也之為為誰動也視乃遂之翟處

一季公子夷吾大出奔處翟一季魯信之六季公使

曰益越吾兄竄於翟冀芮晉大夫後

出同奔不免於臯同謀也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聚

居異情惡聚也也虞云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

不若奔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秦穆夫人

故親各子往驪姬懼必接於秦自各存也呂各存者

也依秦且必告悔告悔是各免也免免也乃遂之梁居二

季驪姬使奄楚呂環釋言居梁二季魯信之七季環

也解釋四季復為君居梁四季魯信之九季也

號公夢在廟號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號有神人面

白毛虎爪執鉞大於鬲阿鬲阿也公懼而奔神曰無

乘帝命曰使晉襲秦爾門帝天也公擗稽首覺召史

嚳占之史嚳號對曰如君之言則秦收也秦收也

有子官也傳曰少天之刑神也刑殺之天事官成

官成禍福各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

之僑告其諸族自之僑曰眾謂號公不久吾乃今知

之賀夢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膠度揆也大

猶損也言若不揆度神意而令賀之何損於禍也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

焉曰服襲入小國數大國襲焉曰誅數慢民疾君之

國語卷八 晉語二 五 空靜書堂

侈也是曰遂於逆命逆命也今嘉其夢侈必屢屢

也是天敫之鑒而益其疾鑒鏡也鏡所民疾其態天

又耶之感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今國宗國既

卑諸侯遠已遠踈外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言

也吾采忍侯也將行也行也曰其疾適晉六季號乃以

伐號之役師出於虞魯僖五年魯獻公宮之奇諫而采

聽宮之奇虞大夫諫虞公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以矣唯

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除閻曰應外

謂之忠應外謂之忠忠謂恕也定身曰行事謂之

信定安也行事曰安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閻不除矣

已之所惡而曰施人曰賄滅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

謂假晉道曰伐號也產之乘坐棘之壁假之道也親謂夫國非忠不立非

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變而歸圖焉險

也圖已自救其本矣何曰能久本謂吾采不懼及焉

曰其孥適蜀山孥妻子也蜀三月虞乃以晉滅

獻公問於卜偃卜偃晉掌卜曰攻號何月也安用對

曰童謠有之童童童子曰丙之晨龍屍伏辰丙丙子

也龍屍屍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魯僖五年

家周十二月癸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辰月在天策

也交龍難之賈賈天策燿燿火中成軍號公其奔難

日旂也賈賈難火星兒也天策屍上一星名曰天

火鳥星也賈賈難火星兒也天策屍上一星名曰天

策一名傳說燿燿燿近日月之兒也火難火也中晨中

也成軍有成功也傳曰寒十二月火中而日其九月

月丙子朔晉滅虢號號公醜奔京師

十月之交兮交晦朔問也

癸立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九年秋齊桓公盟遇宰

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弔宰食采於周曰君

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

曰信施示諸侯而不務德也施惠也力功也故輕致諸侯而重遷之輕謂

而入重謂德也施惠也力功也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曰典言懷安也

細載而歸德也施惠也力功也薄其嬰結而厚德之曰示之信

四教令諸侯之屬德也施惠也力功也

其要結謂束牲德也施惠也力功也三屬諸侯存亡國三曰示之施屬

也三會乘車之會三也德也施惠也力功也是曰北伐山戰南伐楚國為

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費矣又何加焉費棟也又

成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

-10 146 40 938" data-label="Text">

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賚如出賚聖是之不果奉果言

-60 146 10 938" data-label="Text">

承而暇誓是皇暇不暇不暇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東

-110 146 60 938" data-label="Text">

也承而暇誓是皇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無懼於不

-160 146 110 938" data-label="Text">

勞也君無懼焉其有勤也景霍曰為城景大

-210 146 160 938" data-label="Text">

今在河東疑也而汾河涑澮曰為困四者水名或翟之

-260 146 210 938" data-label="Text">

民實環之環繞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310 146 260 938" data-label="Text">

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360 146 310 938" data-label="Text">

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410 146 360 938" data-label="Text">

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460 146 410 938" data-label="Text">

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510 146 460 938" data-label="Text">

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560 146 510 938" data-label="Text">

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610 146 560 938" data-label="Text">

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660 146 610 938" data-label="Text">

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710 146 660 938" data-label="Text">

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760 146 710 938" data-label="Text">

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810 146 760 938" data-label="Text">

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860 146 810 938" data-label="Text">

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910 146 860 938" data-label="Text">

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960 146 910 938" data-label="Text">

汪是土也汪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苟違違太公也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吝豐厚也不度

諸侯之執疆弱釋其閉修也而輕於行道

失其心矣守失其心也君子失心鮮不夭昏夭折也昏是

歲也獻公卒八季為淮之會八季葵丘後八季也桓

信十六季傳曰會于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魯信十七

公卒五子爭大太子奔宋宋襄公伐齊內之是為孝公也

二十六季獻公卒魯信九季里嘉將殺奚齊先告

荀息曰三公子之廷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奚齊

而殺其孤吾衣子申生重耳荀息曰以吾君君也

必而已吾蔑越之矣蔑無里言曰子以孺子大必不

亦可乎子以孺子廢舊用必哉荀息曰晉君問臣事

君必我我對曰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且利公

室方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外者養生者必人復生

不悔得其所以任主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往行豈

能欲行吾言而又恐吾身兮雖必焉辟之焉得里嘉

告臧鄭曰三公子之廷將殺孺子子將何如至鄭曰

荀息謂何荀息對曰荀息曰必之至鄭曰子勉之夫

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二國士里嘉荀我為子行

之助行其事謂使子帥七輿大夫曰待我七輿申生

也也中行茲藝又行賈藝叔堅我使翟自動之援

也樂虎特宮山所也待我待我我使翟自動之援

也樂虎特宮山所也待我待我我使翟自動之援

也樂虎特宮山所也待我待我我使翟自動之援



乘自搖之

乘重耳在翟故欲告翟又結接於大其薄者

可自得重賂

結乘翟之接也公子厚者可使無

入於已厚者可使入大

國誰之國也

言晉可里言曰不

可言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

故曰利之足也貪者怨

之本也

貪則專利慶義則利不大無足故厚貪則怨

生夫孺子豈獲臯於民將曰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

人誣化也讒群公子而效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亾之

信姬之言殺無臯曰為諸侯笑無臯謂使百姓莫不

有憾惡於其心中悖逆恐其如雝大川潰而不可救

禦也禦止也是故將殺奚齊而大公子之在外者曰定

民弭懸於諸侯且為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度幾曰諸

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曰固固安也今殺君

而賴其言賴利也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言不為

賴不義而富利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始懼為諸侯

戰載見於書不可常也至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

及驪姬而請君弓乘既殺奚齊荀息將以之人曰不

如大其弟而輔之荀息太卓子里言又殺卓子荀息

以之君子曰不貪其言矣貪偽也既殺奚齊卓子里言

及至鄭使屠岸夷屠岸夷大夫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

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人非擾何安子益

入考各請為子鈇鈇道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君欲內我

舅犯曰不可夫堅封在始封木也始相本也始不固本終必

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哀怒之節是且導民長君也

也也哀喪而亦國難因亂且入始且喪得國則必樂

也也樂必哀生因亂且入則必喜亂喜亂必

急也是哀樂喜怒哀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且導民民

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勉我也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

誰內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為重耳舅故曰舅犯喪亂有

大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刻鋒也父母以為大喪

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

使者曰子惠顧人重耳父生不得備掃之臣

外又不敢益喪且重耳其尊且辱大夫設辭在臨也

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固正也親眾悉士民也在因

民而順之之因民所悉而大也苟其所利鄰國之所大

夫其越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大使蒲城午甥

自亦入吾主子主子為子內主也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內

我冀芮晉大夫卻豹也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

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亂有所代危得也

也也希苟君之子唯其系之在呂宋也所安亂且擾亂適

禦我大夫無常苟眾所置孰能勿越子益盡國巨賂

外內無恙虛言未入外謂諸侯內謂大夫大夫既入而後

圖聚入國乃圖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櫟稽首許諾

呂甥出告大夫曰君以自大則不設自大則久則恐

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恐受賂徑自則民各有心

恐厚亂各有心所益請君于秦秦親晉故大夫許

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

公任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

之紹續紹繼也事裔裔後也裔末也憲悼播越託在艸莽未

有所依也遠也也依倚也也又重之巨寡君之不祿

喪亂也臻國曰寡君不祿禮君以臻於它巨君之靈鬼

神降衷也寡人躬伏其辜寡人驪群臣莫敢盜處

將待君命所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

收其浦浦選也裔裔貴而建大之也浦也遷也延也呂主其祭祀

且填無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

誰不敬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德君之重恐

受君之重況而群臣受其大德也晉國其誰

非君之群隸臣也隸役秦穆公許諾及使者也乃

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曰

夫晉國之亂各誰使先當先誰若夫二公子而大之之

也使之二公曰為朝夕之忍言誓無君朝大夫子明

曰君使繫也子顯也繫敬且知禮敬知微敬能

知禮知微可使敬不隊命隊失微知可不微密

何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弟公子重耳乞翟曰寡君

使繫弟公子之慕又重之曰喪奔亡之慕加寡人聞

之得國常必喪失國常必喪若齊桓公曰喪得國皆

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

不可凶人無親信仁曰為親人無親者被不孝之

後何親是故置之者不始始危也父以在堂而求利

人孰仁我誰曰我人實有之我曰微奔人孰信我

人實有之皆多公子非獨已也我不仁不信將何言

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者公曰君惠弟臣又

重有命又國重耳身以父以不得與於哭泆之位又

何設有它志曰辱君義君也再探不稽首起而哭

賜歎退而不私不私也公子繫退弟公子夷各弓梁

如弟公子重耳之命夷各告冀芮曰乘人勤我矣勤

冀芮曰公子勉之凶人無獨潔猶潔潔不

潔獨潔則重賂配德曰重賂配德也公子盡之無恐財人

實有之我曰微奔不可公子夷各出見使者再

探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言

與我矣與我助我也吾命之巨汾陽之田百萬賈待中云汾水名汾

陽晉地百萬壁大夫至鄭與我矣吾命之巨自夔之

田七十萬地負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無復天命在乘而

已吾必遂矣遂成也以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以人

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也君實有都景信君夔

之無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

城也謂君無有夫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怒

也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以人之

所懷稷嬰壞巨望君之蠹垢者稷特也嬰馬縷壞馬

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一雙節也形似磬而小

詩傳曰上有葱不設當公子請內之少又公子公子

也公子繫及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

仁再操不稽首不漫為後也漫貪也起而哭恚其父也

漫而不私不漫於利也利不漫不貪也公子繫曰君之言

過矣君若來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置仁不火可乎君

若來置晉君日成名於天下成威也則不如置不仁日

滑其中滑亂也且可日進退進退猶也臣聞之仁有置武

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武置服也是故先置公子夷吾

是為惠公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區人無

黨有黨必有讎讎與為黨必有與為夷吾之少也不

好弄戲不過所復不怒不及色無及其長也弗

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眾安之不陵夷吾景佞其

誰能恃兮佞才也言無君子曰善曰微勸

國語第八終

